

# 初中生敬畏感与社会善念的关系研究综述

丁晓 冯晶

济南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敬畏感作为一种深刻而复杂的积极情绪，近年来已成为积极心理学与道德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该情绪不仅能促进个体实现自我超越，还能有效激发亲社会倾向。社会善念作为亲社会行为的重要维度，体现了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展现的理解与关怀。初中阶段正值价值观形成与道德判断发展的关键期，探讨该群体敬畏感与社会善念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成果，首先厘清两者的概念内涵与测评方式；其次基于自我超越理论、拓展建构理论与认知调节机制，阐明敬畏感对社会善念的作用路径；并结合青少年心理特征，剖析初中生上述特质的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最后评析当前研究不足，提出未来探索方向。研究证实，敬畏感有助于削弱自我中心倾向、拓宽认知视野，从而有效提升初中生的社会善念水平，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视角与实践依据。

**【关键词】**：初中生；敬畏感；社会善念；心理健康教育

DOI:10.12417/3041-0630.26.04.056

## 1 引言

根据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李强，2025），促进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和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这些领域的长期推进，根本依托于社会成员间稳固的互助关系、相互信任及利他行为。社会善念以共情能力和合作意愿为核心，构成驱动此类行为的心理基础，对青少年优化人际关系、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及塑造积极人格特质具有关键作用。孔子提出“君子有三畏”，其中“敬”指明应为之事，“畏”界定不可为之举（董蕊等，2013）。积极心理学兴起后，学者们日益关注积极情绪的社会功能，敬畏感因独特价值备受重视。初中生处于青春期关键阶段，其价值观与社会认知逐步成型，情绪体验对未来适应影响深远。然而，此阶段身心发展失衡，自我意识增强，易引发自我中心，导致部分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缺失关怀与尊重，甚至显现冷漠或攻击倾向。同时，在学业、家庭及社会多重压力下，其亲社会行为水平普遍中等偏下。因此，培育初中生的亲社会倾向与道德素养，成为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议题。

## 2 敬畏感与社会善念的定义

### 2.1 敬畏感

敬畏感作为一种高级的积极情绪，逐渐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点。Keltner和Haidt（2003）提出的原型模型认为，敬畏感包含“浩大感”和“顺应需求”两个核心特征，是个体面对宏大、崇高或超出当前认知图式的事物时产生的情绪体验。后续学者对此进行了扩展。Shiota等人（2007）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敬畏，如基于自然的敬畏、基于他人能力的敬畏、基于道德模范的敬

畏等。但敬畏感通常被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特质性敬畏，二是状态性敬畏。特质性敬畏属稳定人格倾向，具有跨时空一致性，反映个体日常体验该情绪的频率与强度差异（Chen&Mongrain,2021）。状态性敬畏指个体面对超越认知的宏大事物时，产生的包含惊叹与震撼的复杂情绪体验（Keltner&Haidt,2003）。研究者通常根据是否涉及威胁评估，把状态性敬畏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类型，前者除敬畏外还常伴有惊奇、自豪等正向情绪，后者多与恐惧、焦虑等负向情绪相关，无力感也更为显著（Guan et al.,2019），但多数研究仍将敬畏视为积极情绪（Keltner&Haidt,2003;Piff et al.,2015）。

### 2.2 社会善念

社会善念是亲社会行为的一个新兴分支，由Van Doesum等人（2013）提出。它被定义为“在人际互动中，个体在既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仅考虑自己的利益，还主动考虑并留出选择空间给他人的行为倾向”。与传统的亲社会行为（如捐赠、帮助）不同，社会善念更强调在日常微小互动中对他人的尊重与体贴，是一种低代价、高频率的微亲社会行为。

## 3 敬畏感与社会善念的关系

### 3.1 敬畏感与社会善念的研究现状

敬畏感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深刻重塑了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互动方式，促使个体关注超越自我的“宏大”存在（杨尹茵子，2020）。近年来，敬畏对亲环境、亲社会行为及道德判断的积极影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围绕其对“社会善念”的作用机制仍缺乏充分探讨。现有研究主要从特质敬畏与状态敬畏两个层面展开。

在特质敬畏方面,研究者多采用问卷法探讨其与亲社会倾向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个体的敬畏特质水平与其助人意愿、合作态度等呈显著正向关联(罗利等,2022)。特质敬畏具有跨情境稳定性,可显著预测个体的亲社会态度与人际合作倾向(Prade&Saroglou,2016)。元分析进一步证实,敬畏体验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稳定正相关关系。

在状态敬畏方面,实验研究显示,通过情境诱发敬畏情绪,可以增强个体对时间充裕感的认知,提升其道德耐性及利他动机(刘灵等,2023)。同时,敬畏体验频率越高,个体在独裁者游戏等实验中表现出的捐赠行为也越明显(Piff et al.,2015)。此外,敬畏情绪还能显著推动个体参与慈善捐赠,提升金钱助人行为频次(王国芳等,2024)。相较于感恩、希望等其他情绪,状态敬畏在具体情境中对助人及分享行为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Wang et al.,2022)。总之,敬畏感对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已得到国内外研究广泛验证,相关机制仍值得深入探索。

### 3.2 敬畏感影响社会善念的心理机制

通过综合已有文献,敬畏感促进社会善念的心理机制主要可以从自我超越、认知扩展和社会连接三个维度进行剖析。

#### 3.2.1 自我超越机制

敬畏感被视为一种实现自我超越的情感体验,其关键要素包括感受到的渺小、与他人或宇宙的连接,以及对自我限制的超越(Bonner&Friedman,2011)。Piff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当个体体验敬畏感时,注意力的焦点从“自我”转向外部宏大的客体,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削弱了自我中心意识。

对于初中生而言,青春期的一个心理特征是“假想观众”和“自我中心”,他们往往过度关注自我形象。敬畏感通过引发“自我渺小感”,反而解放了初中生被自我意识束缚的认知资源,使其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从而更愿意在社会互动中考虑他人的需求,表现出社会善念。Bai等人(2017)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自我超越在敬畏感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 3.2.2 认知扩展机制

Fredrickson(2001)的“扩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能够拓展个体的瞬间思维-行动指令系统。敬畏感作为一种强烈的积极情绪,能够显著拓展个体的注意广度和认知边界。

Van Doesum(2017)指出,社会善念的发生依赖于个体能够注意到他人的存在以及他人潜在的需求。体验敬畏感的个体,其认知处于一种开放和接纳的状态,更易于发现环境中的细微信号,包括他人的偏好和处境。因此,敬畏感通过提升认知的灵活性,使初中生在面对人际选择情境时,能够敏锐地意识到“留给他人的选择空间”,进而做出善念行为。

### 3.2.3 社会连接机制

敬畏感往往产生于集体情境或宏大背景之下(如观看阅兵、参与大型活动)。这种体验能够增强个体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Stellar等人(2017)的研究表明,敬畏感能促进催产素的分泌,增强社会连接感。

对于初中生,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当敬畏感增强了其与群体(班级、学校、社会)的连接感时,他们更倾向于遵循互惠利他的社会规范,表现出对同伴的善意和关怀,从而促进社会善念行为的产生。

## 4 初中生群体的特殊性与现状分析

### 4.1 初中生敬畏感的发展特点

初中阶段(12-15岁)是个体抽象思维和道德认知发展的关键期。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初中生已进入形式运算阶段,能够理解抽象的道德概念和宏大的社会议题。这为敬畏感的产生提供了认知基础。

然而,当前的现状并不乐观。都市化的进程和电子产品的普及导致了“自然缺失症”,初中生接触自然、体验崇高事物的机会减少,敬畏感的诱发源逐渐窄化为网络游戏中的虚拟成就或偶像崇拜,这可能导致敬畏感的异化。现有调查指出,初中生的敬畏感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家庭教育方式和学校教育氛围的影响,缺乏引导的敬畏体验可能流于表面或走向负面(如对暴力的敬畏)。

### 4.2 初中生社会善念的表现与困境

初中生的人际关系逐渐从父母转向同伴,同伴接纳成为其重要需求。在这一阶段,亲社会行为是获得同伴接纳的重要策略。然而,社会善念作为一种精细的亲社会行为,需要较高的观点采择能力。

研究表明,初中生的社会善念水平随年级升高而呈现波动趋势。初一学生由于适应新环境,可能表现出较高的顺从性善念;初二、初三学生自我意识爆发,独立性增强,可能出现善念水平的短暂下降或功利化倾向。此外,竞争激烈的学业环境可能诱发“内卷”心态,导致部分学生在资源分配情境下忽视他人利益,社会善念表现不足。

## 5 结论

敬畏感与社会善念是当前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值得关注的重要变量,敬畏感通过自我超越、认知扩展和社会连接三条主要路径,显著促进了个体的社会善念水平。这一结论为解释初中生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其次初中生作为特殊的群体,其敬畏感的诱发源需要正本清源,社会善念的培养需要结合其身心发展特点。

通过对近几年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发现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纵向研究较少,难以揭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二是缺乏针对初中生的干预方案;三是忽视了家庭、学校环境等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所以未来的研究方向应集中在开发适合初中生的敬畏感干预课程;开展纵向追踪研究,探讨敬畏感对社会善念的长期影响;以及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通过激发敬畏感这一积极心理资源,切实提升初中生的社会善念水平,促进其心理健康与全面发展。

### 参考文献:

- [1] 董蕊,彭凯平,喻丰.(2013).积极情绪之敬畏.心理科学进展,21(11),1996-2005.
- [2] 李强.(2025).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9),4-17.
- [3] 罗利,杨东,陈圣栋,高伟,陈永强,袁加锦.(2022).特质敬畏对亲社会倾向的正向预测:自我超越和共情的多重中介作用.心理与行为研究,20(3),390-396.
- [4] 刘灵,韩迎春,杨铖,杜家澍.(2023).“COVID-19”背景下敬畏情绪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道德认同的调节效应.心理学探新,43(2),133-138.
- [5] 王国芳,田淑萍,胥子健,陈嘉晔,杨敏齐.(2024).敬畏与助人的关系:自我-他人重叠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4),499-509.
- [6] Chen,S.K.,&Mongrain,M.(2021).Awe and the interconnected self.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16(6),770-778.
- [7] Fredrickson,B.L.(2001).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56(3),218.
- [8] Keltner,D.,&Haidt,J.(2003).Approaching awe,a moral,spiritual,and aesthetic emotion.Cognition and Emotion,17(2),297-314.
- [9] Piff,P.K.,Dietze,P.,Feinberg,M.,Stancato,D.M.,&Keltner,D.(2015).Awe,the small self,and prosocial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08(6),883.
- [10] Prade,C.&Saroglou,V.(2016).Awe's effects on generosity and helping.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11(5),522-530.
- [11] Wang,L.,Zhang,G.,Chen,J.,Lu,X.,&Song,F.(2022).The territory effect:How awe reduces territoriality and enhances sharing inten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48,1-11.